

古城流着一条故乡的河

□杨早

20世纪90年代,我所在的公司要去一个叫古城的地方修路。一大早,我带好铺盖、洗漱用具随大家一起爬上车厢,拉过一捆铺盖垫在屁股下后,大车摇摇晃晃往镇沅县方向驶去。

“古城”,它是一座城,这是我从字面上的理解。在我的想象中,城里一定会有金碧辉煌、雕梁画栋的亭台楼阁,夜里会是灯火通明的闹市。

“到按板镇了,下车吃饭。”车上同行的一位工人,打断了我对古城的想象。按板镇是当时的镇沅县政府所在地,两侧是山,小小的县城被夹在一条缝里。随着经济发展,镇沅要往前走,要解决地理位置的制约,所以县政府规划搬迁到一个叫恩乐镇的地方去。之前我们路过恩乐镇,还看到了正在建设中的新县城雏形。我们要去修的这条公路,就是从镇沅县恩乐镇到古城乡(现为古城镇)的路,简称恩古公路。

吃过饭,休息一阵,我们接着出发。山连着山,路环绕着山,蜿蜒曲折,我在车厢里颠来簸去、晕头转向,不知走了多长时间,绕了若干弯,伴随着屁股下面车子排气管发出的“突突突”响声,终于到了古城乡。

古城并不“古”,冷冷清清,没有之前我想象中的繁华,更没有什么

古色古香的建筑物,它只是镇沅县一个毫不起眼的乡镇。

不过,古城乡地理位置倒很不错。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水把古城乡分成东西两半,留出一条宽宽的坝子。河水清澈、流淌不息,带着一种生机勃勃的活力。乡政府、学校、街道在河岸西边,背靠青山。

我们沿着一条便道,顺河而上,来到工地。我放下行李,跳进清澈的河里,把路途中的疲劳冲净。此时,一位大叔正在河里撒鱼,我问大叔:“河水从哪流来?”他说:“景东。”我恍然大悟,这是我故乡的川河,故乡的水呀。我已走过无数山道,始终没有走出故乡的河流、故乡的源头!

经过数年修建,恩古公路通车了,从镇沅县到宁洱县、思茅区的公路也相继连通。每次我路过如今的古城镇,都会停车歇歇,进餐馆点一盆红尾巴鱼煮酸菜,或者到古城的街道走走,看看古城的变化,也会到河边坐坐,吹吹凉风。这一切缘于我在古城修过路,古城流淌着一条来自故乡的河。

我了解古城的历史是今年8月。去江城县采风的路上,与李群昌老师同座,他是镇沅县古城镇人,我俩谈古城镇的往事,谈流过古城镇的川河。他说,古城名字的来历,不是空穴来风,是有历史渊源的。

清乾隆三年(1738年),川河边建了一座土城堡,周长约一里,高一丈;东西南北四个门,东、西门百姓出入,南、北门马帮出入,是南来北往客商必经之地。土城堡有兵丁看守,晨开夜闭。从美国人类学家、植物学家、纳西文化研究者约瑟夫·洛克拍摄于1922年3月24日的古城照片上,我一睹了土城堡的容颜,可以想象当时古城人气之旺盛、商业之繁华。时光如风,吹走了人世间的往事与无奈,如今在古城街上难以寻到丝丝旧日痕迹,只是在时光的皱纹里,留下了一个单薄的名字。

李群昌老师说,古城曾是茶盐古道上的一个驿站,是一个具有历史厚重感的地方。他已经写了一本有关古城的书,记录了从土里掏出的一块块石碑中发现的历史信息,书里还写了流过古城那条河的陈年旧事。通过书页,可窥见往昔沧桑,古城不再是一个单调的名字。

就在李群昌老师和我俩谈论古城之事后的几天,普洱市作家协会组织的古城镇采风活动,让我有机会更深入了解古城的悠久历史,再次领略古城的旖旎风光。

采风活动到古城镇文广村,文广村村委会离今古城镇政府22公里。这里文化底蕴深厚,光绪十年(1884年)就办有私塾,后来成了文广小学前身。

文广村山水秀美,古城镇到按板镇的道路穿村而过。在当年修路时,这条路我走了无数次。昔日的土路如今已变成柏油路,掐指一算,已经25年了。我再次走上这条路,时光已经磨平了许多记忆,然而有一件事留在了记忆中。那是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我们本来计划到按板镇吃晚饭,殊不知车子翻过一个山头就抛了锚,只好边修边走,到一个叫民主的村庄,车子完全走不动了。在又冷又饿的夜晚,我们敲开了一户老乡的门,出来的是两位老人。说明来意,大爷为我们生了一笼火,煮了一锅米饭,还在火堆里炮了一把烟辣子,大娘点着火把到菜地里掐来一捆苦青菜。那晚,我们吃得很香,烟辣子作蘸水的苦青菜回味至今。此后,我一直感恩着这个村庄,感谢村里的乡亲。

弯弯的路,写满了生活的艰辛。村庄,拥有大山的情怀。知名作家黄恩鹏老师在《过故人庄》中这样写道:“从今天起,我把大地上的村庄都叫故乡,把每一个人都认作我的乡亲。我走到哪里,都会有我熟悉的乡音。”古城这片土地,又怎不是我故乡?又怎没有我的乡音?

古城流着一条故乡的河,流过人间的沧桑,流满世间的冷暖。诗人子空说:“不要羞于说出内心的故乡,每一个人都是故乡的河流。”

小城的幸福记录

□付红秋

滇之南,有小城,名江城,地处无量山脉末端,群山环绕,河流蜿蜒,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哈尼族、彝族、傣族、瑶族等少数民族文化在此交融共生。

踏上江城的大道,扑面而来的是生机盎然的城市景观。

小城虽小,值得细数的景点却很多。有绿意流淌,可供市民休闲健身的勐烈湖湿地公园;有白墙黛瓦,见证了小城历史变迁的勐烈老街;有森林茂密的天然氧吧南麓山景区;有流淌着非遗记忆的勐桑洛小镇;有风光旖旎的水上茶马古道小渔村……小城的美,数不尽、道不完,一处处美景串珠成链,仿佛用手一提溜,就是一串琳琅满目的人间仙境。

小城的日子平凡而祥和,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在鸡鸣与炊烟间轻轻流淌。当第一缕晨光越过无量山的峰峦、洒在勐烈湖粼粼的水面上,早起的人们沿着湿地公园的步道慢跑或散步。湖面水汽氤氲,与山间的薄雾缠绵在一起,偶有白鹭翩跹,点破一池静好的时光。小城的早点铺子也次第开了门,蒸汽裹挟着手作米干的甜香、老挝糯米饭的暖意,混杂着傣家小米辣蘸水的独特辛香,在熙熙攘攘的早市中弥漫开来,勾勒出一幅朴实的人间烟火。

日头冉冉升高些,勐烈老街的街巷里,时光仿佛被刻意拉长。阳光透过老宅屋檐的缝隙,在青石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生活在老街的老人,有的闲靠在藤椅上,抽着发黄的烟锅,用传承了不知多少代人的手艺,编织着传统竹器;有的慢悠悠地

冲泡一壶醇厚的陈年普洱,从容摆弄各种山野草药……这里没有喧嚣的叫卖,只有世代生活于此的从容与安稳。

夕阳西下,夜色缓缓落下帷幕,华灯初上,小城换上了一袭静谧的纱衣。近几年,小城的建设算是可圈可点,尤其是道路建设、城市扩容、景观打造、公共休闲设施配套的持续完善,再加上各类丰富多彩的跨国赛事、民族节庆活动的助推,小城焕发出蓬勃活力。

从入城口到三江大道,灯火璀璨,那灯火通明的运动场,欢笑声、球与地板的摩擦声此起彼伏;水吧街、三国贸易城、草皮坝等,那些烟雾缭绕的烧烤总能让人口水欲滴、心心念念;南麓山顶的观景塔在夜色中与月色交相辉映,勾勒出迷人

的轮廓。勐桑洛的传统傣楼在夜色的掩映下错落有致,楼下的织机吱呀着编织古老的图腾与纹样,经纬间,流淌的是看得见的“非遗”记忆。土卡河畔的小渔村,水上茶马古道的旧迹在月光下泛着微光,仿佛仍在低语着昔日马帮的传奇。

这里的日子没有轰轰烈烈,却藏着最踏实的幸福。它的美,不在宏大的叙事中,而藏在这日复一日的晨昏里,藏在每一个市集的微笑里,每一杯暖茶的醇香里。它是一座需要慢下来,用脚步丈量,用心去感受的烟火小城。在这里,你能找到的,不仅是风景,更是一种久违的、与天地万物共呼吸的生活本身,还有那片戒不掉的温柔岁月与人间安宁。

心有幽兰自有清欢

□刘奕麟

推开家门,阳台的那丛兰草又抽出了新叶,墨绿的叶片间,几支素白的花箭悄然挺立,还有几朵将开未开的花苞裹着白绿相间的苞衣,恰似文人袖中未展的素绢。

这株兰草扎根已有许久,母亲亲手栽种时说:“兰之猗猗,扬扬其香。兰草养人,更养风骨。”那时我尚不解其意。春去秋来,在兰叶摩挲的沙沙声中,我渐渐读懂了这株草木里藏着的高洁品格。

兰草的生长习性,恰是对品行的无声诠释。它不喜喧嚣,偏爱静处,无需繁花簇拥,不必沃土滋养,几片素叶便能勾勒出清雅轮廓。在

家”的信念也早已融入血脉。

兰花清幽的气息,最宜浸润家风。母亲常说,兰花不挑环境,瓦盆粗土也能生长,这份随遇而安的豁达,正是持家处世的智慧。养兰讲究“薄肥勤施”,过犹不及。养兰人皆知“宁干勿湿”的原则,浇水过勤反致烂根,唯有把握分寸、适可而止,方能护其生机。母亲说:“这盆比我还挑剔,容不得半点不当。”

望向兰花在窗台旁舒展的叶片,我忽然懂了父亲和母亲言传身教后的深意,真正的高洁不是做给人看的姿态,而是像兰花般“无人亦自芳”的本性。在与兰花相伴的日子里,我

学会了持心、坚守与存诚。

暮色漫过窗棂,兰花的影子在白墙上轻轻摇曳,兰花的幽香在室内漫开。如今,我也学会了给兰花浇水、松土,恍惚间,它已不再是一株植物,而是一面明镜,是一本镌刻着家风的常青训诫。从品行修养到廉洁自律,从为人处世到家风传承,这株兰花始终以静默的姿态,教会我们:真正的可贵不在于华服美饰,而在于内心的澄澈;最好的传承不是物质的堆砌,而是精神的延续。愿这株兰花,在人生的画卷上,绘就一抹永不褪色的清雅。

在赶集的诗行里盛满人间烟火

□王锦

周末的清晨,窗外传来嘈杂的声响,人来人往的交谈中夹杂着欢声笑语。又是一周一赶集的日子。

赶集,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情怀。赶集的日子,小孩子可以买到美味的食物和有趣的玩具,妇女可以采购一家人一周的瓜果蔬菜,男人可以购买农用器具,老人可以见老友畅谈家长里短,然后一家人坐在经营多年的老店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线。

农村人可以不清楚日期,但会清楚哪天赶集,赶集是他们一周的期盼。做生意的商贩拉着满满一车货物,摸着夜路赶来抢占“黄金摊位”;卖菜的大妈踩着晨露把新鲜的瓜果蔬菜装满背篓,路上摘上几片芭蕉叶,到达集市后把芭蕉叶铺在地上,再小心翼翼地摆上水灵灵的瓜菜……热气腾腾的蒸糕香味飘向四方,召唤着晨起的赶集人。

太阳伸着懒腰,爬上山岗,集市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在简单交易

中互相分享着储备了一周的宝藏。没有人空手走在集市上,新鲜的瓜果、蜂蜜药材、野菜、糕点小吃以及各种手工艺品,在这挨挨挤挤的老街中等待着主顾们的“光临”。长长的街道,慢慢地逛,这人间烟火让人着迷。

赶集,赶的是生活,集的是乡愁。我们村里的集市,自打我记事起就存在。由于本地有盐矿,所以自古以来,每年夏天起,就是当时比较繁华的小集镇,鉴于这个历史渊源,附

近的村民很早便在集市上谋求生计,让手中的农产品价值得以体现。四时控制着耕作年庆,集市则调配着日常丰俭,乡村的生活节奏在这赶集的周期中循环往复。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定要回来赶一次集,把乡音乡貌再次拓印在心房上,作为他们再次出发的能量储备。

人间有味是清欢。品味清欢,品味人间烟火,让你感受人间百态,也让你找到生活的滋味。

【五】 无量山的风替我们存档

风从镇沅出发
携带舞族毕摩的经咒
傣族章哈的调子
以及布朗族最后一罐酸茶
它路过西盟
佤族木鼓替它打节拍
路过墨江
双胞胎井水替它和声
最后抵达普洱火车站
把所有口音折叠成一张车票
目的地写着:
下一站,我们互为远方
也互为故乡

【四】 彝家跳菜,把天空端上桌

景东的夜被火把举高
舞家汉子头顶托盘
把银河摆成八大碗
火星溅到回族大姐的盖头
她笑着用白族腔说:
“慢些,星星要撒了”
我们于是同时伸手
接住同一粒滚烫的宇宙
放进嘴里
嚼出稻香、松脂、以及
彼此胸腔里
一模一样的中国心跳

【二】 傣家竹楼上的哈尼云

澜沧江把雨季折成纸船
寄往傣家竹楼悬空的阳台
哈尼梯田的云
顺着水车爬上来
像一群偷喝米酒的孩子
在竹篾墙上蹭痒
“宾弄赛嗨”四个字
被糯米香翻译成
你家的稻谷,也是我家的炊烟

【三】 在宁洱,碑与茶互为坐标

民族团结誓词碑
与古茶树一样深深扎根
不同的心跳嵌进石纹
像形状各异的茶叶
在沸水里慢慢舒展成
同一种颜色
我们围着它坐下
把各自的姓氏泡进茶罐
让“中华民族”四个字
在舌尖回甘
每一次都比上一次
更浓,更烫,更醇厚

在茶与火之间 我们互为远方

——民族团结组诗

□刀万荣

【一】
拉祜山的月亮,佤寨的鼓
月亮是拉祜族的口弦
从邦崴古茶树的枝丫里
弹落一地银白的乡愁
佤寨的木鼓一响
连孟连的云海都学会了甩发舞
我们把火塘搬成圆圈
让不同口音的“回家”
在香醇的烤茶里
同时泛起绵长的回甘

【五】 无量山的风替我们存档

风从镇沅出发
携带舞族毕摩的经咒
傣族章哈的调子
以及布朗族最后一罐酸茶
它路过西盟
佤族木鼓替它打节拍
路过墨江
双胞胎井水替它和声
最后抵达普洱火车站
把所有口音折叠成一张车票
目的地写着:
下一站,我们互为远方
也互为故乡

